



## 雪中遐思

□ 郑峰

北国的雪，在辛丑年的立冬时节，飘然而至。

望着窗外漫天飞舞、潇潇洒洒的雪花，望着那远处山如玉簇、树裹银装的原野，思绪也如这雪花组成的世界一般，纷纷扬扬、思若泉涌！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冬天，总盼着有一场静悄悄的雪降临人间。清晨，推开窗子，天地一片白，世间如玉雕，清冽甜润的空气轻拂面颊，浑身打一个俏皮的激灵！

从古至今，雪中有风景，有故事，有风雅人情。回想起来，这些年我写的关于雪的文章的确不少，粗算起来应有六七篇吧。我感觉，我与雪有缘，且情深义重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县委挂职，晚上，外面下起了大雪，室内炉火正旺，我与一位北大毕业后分配到这里，如今已是年过半百、儿孙满堂的政协主席彻夜深聊，从各自的阅历聊到生活的艰辛和快乐，更多的话题是文学，因为我们俩都是文学爱好者。

深夜时分，我们走出房间，被这黄河之滨的雪景迷住了，乘兴来到雪中的黄河岸边，成了两个雪人，依然兴致不减。后来，我写了《沿着古老的黄河》一文，记录了当时

的情景，收在我的散文集《月野集》中。

2006年的冬天，我正在清华大学美院进修，也是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，惊悉周而复先生仙逝。回想起交往的情景，特别是看到他为我的长篇小说题写的封面“蓼花河”，百感交集，泪如泉涌，疾笔写了《又是雪花飘飘时》一文，发表在报上，记述了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文艺活动中，作家周明先生请他到我的长篇小说题写封面。当时，他已是92岁高龄了，很愉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，我便得到了题款，笔墨雄逸超然，字若其人。那时他谈吐儒雅、幽默风趣、头脑清晰、举止灵活，步出大会堂时，正是漫天飞雪。

鲁迅是南国人士，他在北国看到雪，并赋予它独到的深意，他在《雪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孤独的雪，死去的雨，雨的精魂。”他的本意是通过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，寄托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体现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。

大约1700多年前，一场大雪突然而至，又旋即停住，面对骤雪初霁的天气，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心情好极了。他乘兴挥毫，给朋友“山阴张侯”写了一封信札——《快雪时晴帖》，笔下神采飞扬，万



花摇曳。信札没有什么实际内容，主要表达自己大雪初晴的愉快心情，再道声问候而已，就像贝多芬写《田园交响曲》时的感受。然而，这种纯粹的默契，由一场雪引发的风

雅之事，流传千年，仍为今人乐道。

一场大雪中，沏一壶暖茶，三五挚友，或独坐寒窗，思念知音亲人，这应该是冬天的仪式，见与不见，又何必在意呢？

## 冬至一阳生

□ 王丽娜

天气到了冬至便有着几分寒冷，即使这天太阳出来，依然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冬的气息。

河边灌木，终是告别繁华，以一场干练的姿态向冬天致意，是一种庄严的仪式，也是对来年的期望。街心花园，乔木用顽强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挺拔。这个时候，冬至阳生春又来，春潮在其中暗暗涌动，却如极寂然时候潜藏的生机在悄悄生长。在冬天，贪恋着热闹的气息，买点甜蜜蜜的糖果，尝个热乎乎的羹汤，人间烟火是对冬至最大的敬意。

冬至在唐宋时有着相当高的地位，可以说是将冬至和岁首并重。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有记载：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，庆祝往来，一如年节。”更换新衣、准备饮食、祭祀先祖诸如此类无疑是过年的标准，可以说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是有来由的。即使到了明清两代，冬至依然备受重视。皇帝会举行祭天大典，谓之“冬至郊天”。

因为当时对冬至的重视，四大名著中也有着关于冬至的笔墨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到冬至，此处还关系着一场大战。赤壁之战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在冬至。书中，程昱入告曹操：“今日东南风起，宜预提防。”操笑曰：“冬至一阳生，来复之时，安得无东南风？”的确，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，冬至节气为阴的极点，阴到了极点又开始向阳转化，这样的循环转化叫作来复，所以在这天变换风向是很正常的。但就是这样一场东南风，诸葛亮巧妙借来，吹得江水“如万道金蛇，翻波戏浪”。一场火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，孙刘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冬至，无疑是开始了新的局面。

《水浒传》中没有具体描写冬至，但有个细节也隐约涉及：“闻知今上大张灯火，与民同乐，庆赏元宵。自冬至后，便造起灯，至今才完。”从这些词句中看来，春节乃至元宵节都是从冬至开始的。冬至，在当时的生活中，不仅是祭祀，也有着年的意味。冬至已到，年应是不远了。

## 先到

□ 石路

有句话说：“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？”

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，看见英才不幸意外逝去，心头总免不了唏嘘，也暗自神伤一番。

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起得比较早，不知是晚上睡得早的缘故，还是接近退休想得多的缘故。总之，脑中似有上紧的发条，到点“钟响”，自觉醒来。妻子总埋怨我起得太早——四五点钟，天才有一丝光亮，光还未散发开来。

早起后，也早早到单位，想想一天工作，写写心头夹杂的小随笔。猛然专注于自己，哦，思想在动，身体在动，高兴地告诉原本是我的我——还活着！

办公室，很静，整栋楼没有一点声响，唯能听见的是个人喘息声、键盘敲击声、来回走动声……

一杯绿茶，叶子浮起，而后在玻璃杯骄傲地展示。喝起，一股清香，提神。再伸个懒腰，向新一天致意！

天天这样吗？不，去年抱恙，心情可以说差极了，化疗、失眠、疱疹、抑郁、焦虑……早起也只能随缘。就算这个点有此番欲望，也早没了过往舒畅的感觉。

人生有不测，面对来化解。能卸下的早已脱身，不能解开的只能安然处置。

趁着一切尚可，快点买票、早点就坐，登上依然能劈波斩浪的航船。

想过彼岸，但不曾抱有眼前鲜花、耳畔美声的希望。只想，自己能奔可跳，能随心所欲，能看着一日日的世界白昼与黑夜，能与妻子、孩子有个说得过去的交待。

又是一个早晨，没有意外；一如平常，比你先到。

## “文件夹”里的2021

□ 韩浩月

2021年12月的第二天，是很有意思的一天，因为20211202倒过来读，一模一样。网友将这一天命名为“完全对称日”，有人把这个日期做成了图片，虽然质量不高，但还是在朋友圈里刷了屏。

人总是要找点乐趣，尤其是在疫情时不时出来干扰一下大家的状况下，一点小小的巧合、小小的兴奋、小小的激动，都能调动人们的聚集本能，通过共同聊一件小事，形成很大的声音，间接传递出“这个世界还好好啊”“这一切没有想象中那么糟”的乐观情绪。

在被疫情偷走的时间里，我对时间的观念淡化了不少，直到12月2日这一天，才恍然发觉，一年又要过去了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又该到了总结、盘点的时刻。可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，那里面装着这一年写的文字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心底先是

油然而生出一种农民站在田间地头的喜悦，转而又有了点属于“哲学家”的忧愁——这文件夹一样的人生啊。

住的房子，像文件夹一样，客厅是扉页，卧室是内页，厨房像目录，阳台像勒口，窗户像装订针……每天下午的固定时间，我会从“扉页”走到“勒口”，在那里坐着，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高速公路，有时候车很多，队排得很长，有时候车很少，每一辆都是呼啸而过，高速公路是个神奇的所在，我常想象它一直延伸到世界尽头。

生活也像文件夹一样，猫像这个文件夹里的贴画，不管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它们会伸懒腰、打哈欠、嬉戏打闹的姿势不会变，每次我坐在阳台上的时候，它们也会跑过来一起坐着，它们也会思索世界尽头的问题吗？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，是非常愉悦的时刻，这一平素看来很平常

的活动，因为具备某种仪式感而显得非常重要，原来，孩子能正常上下学，是生活的“册页”可以正常打开的一个标志。

孩子和猫，音乐和书，咖啡和酒……让人开心的事物还是蛮多的，看多了“孤岛生存”类的电影，有时候会想，哪怕只有这些，一个人在孤岛上也会生存很久很久吧。或是受这种心理的影响，这一年，囤了不少的书与酒。酒是日常饮用的“口粮酒”，不贵，但有晶莹剔透的好看瓶体。书是远期打算，多数放在书架上暂时不会看，但想到有这些书摆在那里，心里很踏实。

这一年，在各个房间许可的空间里都安放了书架，这也算是一种“文件夹行为”。可以把散乱堆放的书分门别类放在书架里，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这样的事如此充实，所以要慢点来做，书架要一个一个地安装，书要一本一本地往里

面放，全部完成之后，看见书桌被书架四面包围，感觉像建成了一个抵御外侵的独立“王国”。伴随着书上架，还有画上墙，把那些早已装裱好了的朋友们送的书画作品，逐一挂在墙上，不得相见的时候，见字（画）如面。

年轻时有一段习惯使用日历，每天出门前，会撕掉前一天的日历，拿在手里看。如果说那时的日历是一天一天的，那么中年后的日历，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撕的。有必要把日子重新过得缓慢一些。作家麦家前几天接受采访时说，文学的责任之一就是让生活缓慢下来。让生活缓慢下来，仅仅靠文学是不够的，主要还得靠自己，要学会什么时候加油门，什么时候踩刹车。

2022这个新的“文件夹”就要启用了，这让人好奇，可以往里面装一些什么呢？